

編輯人 羣衆週刊社

重慶西三街二號

新華日報社

內政部登記證 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 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 羣衆

第三卷 第二十一期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廿日

本期零售國幣一角二分

定價 三月一元二角 半年二元 全年四元 國外加倍

## 社論

### 實施憲政運動底先決條件是什麼？

經過了國民參政會第四次會議的熱烈討論，並通過定期召集國民大會與實施憲政案以後，過去那種在抗戰時期應否實施憲政的爭論，已漸告一段落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實施憲政，如何使憲政能建築在鞏固的基礎之上而不致空有其表。對於這一問題，在這一二個月來，報紙上，雜誌上，有着許許多多的意見。現在，讓我們先把那些值得討論的，提出檢討一下。

有一些人，看見民國初元的憲政是一幕悲劇，看見當時的約法等於廢紙，國會只具形骸，看見當時的政府與國會的所爭，都是私人權利，因此認爲實施憲政，必須全國國民有高尚的政治道德；認爲提高國民的政治道德普及教育，乃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而召集國民大會頒佈憲法，屬於次要。這種主張，在表面上看來，是爲了實施憲政奠定前提，而在實際上，却是在以巧妙的方法，去阻礙憲法運動，去取消憲政政治在抗戰時期之實施的。

加強民衆的教育，自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但是，我們却不能因此就把它作爲解決政治問題的關鍵，更不能因此就把它來代替憲政運動的本身。民國初年的憲政之所以辦得那麼糟，其主要之點，乃在於當時的「約法」與「憲政」，完全是軍閥官僚用來作爲魚肉人民之工具。當時的民衆，對於所謂「約法」，完全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於當時的憲政，完全沒有參加的權利。在民衆閉着眼睛，塞着嘴巴的情形之下，當時的所謂「約法」便自然而然的嗅不到民衆的氣味了。當時的所謂憲政，便自然而然的成爲空有其表的東西了。民衆的民主權利一點一滴都剝奪光了，就是全國國民都有高善的道德，又安能對當時的憲政有所影響呢？

今日的局面，已與民國初年大不相同。現在是舉國一致打退日寇的時候。在打退日寇這一大前提之下，政府需要民衆一致起來，民衆亦欣然與政府打成一片去擊退日寇。在這種情形之下來建立憲政規模，自然是不可與民國初年同日而語的。在這裏，民衆的文化水準雖然不整齊，可是我們爲什麼不可把事情這樣弄過來，使民衆參加政治生活，給他們的發展造成一種順利的條件，然後便一日千里地前進，以便提高民衆的文化程度。何況，在實際上，中國的民衆在抗戰期間進步甚速，在不少地方已表現出他們實行民主政治的能力呢？例如華北已實行了民主政治，雖然沒有做得澈底，但成績已斐然可觀了。就是退一步來說，我們並不否認民衆的政治教育之重要。但是這種種政治教育，是不能離開實際的政治生活而可獲得成效的。黑格爾說得好，游泳是不能在陸地上學會。難道欲提高民衆政治水準的教育，可以離開實際生活而有效果嗎？特別在抗戰已進入相持階段的今日，準備反攻的任務，已經擺在我們眼前。在前線，在後方，無一項工作不需要民衆起來參

### 第二十一期目錄

- 實施憲政運動底先決條件是什麼？(社論) 白勞德
- 論最近國際局勢 石西民
- 中山先生與憲政 史乃展
- 中國憲政運動之史的發展 丁遠輝
- 意大利文版「聯共黨史」的發行 戈實權譯
- 俄國的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下) 戈實權譯
- 爲什麼民主政治是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信箱)

加。離開實際的政治生活而空談普及教育，更爲事  
勢所不可能了。

從普及教育本身來說吧，其所以與憲政運動有  
密切的關係，乃是因爲通過教育，可以使全國人民  
能澈底了解憲法憲政之重要，明白憲政和人民生活  
的利益關係，可以使多數人民能够愛護憲法，尊重  
憲政並更積極的起來參加憲政運動。因此，普及教  
育只是一種推動憲政的手段，並不是憲政運動的本  
身。如果把普及教育用去代替憲政運動，那不是明  
明白白在抹殺本題嗎？不是在藉此來阻礙憲政運動  
之開展嗎？

根據上面所開列的理由，每一個關心於民族利  
益的人，是不能够刻板地以國民的程度去否定憲政  
運動的。然則，實行憲政有沒有先決條件呢？怎樣  
使憲政建築在鞏固的基礎之上呢？

對於這一問題，我們給與以肯定的回答。

第一、要使憲政建築在鞏固的基礎上，就必须  
使憲政運動，成爲一個廣泛的民衆運動。在這裏，  
最起碼的條件，是放開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  
社的自由。因爲：只有人民具有說話和出版的自由  
的時候，比較先進的人士，對於一般民衆之誘導，  
才能廣泛地深入地進行着；每一個民衆，對於政治  
上的意見，對於抗戰建國的事業底意見，才能盡心  
地由衷地暢所欲言；將來由國民大會所製造出來的  
憲法，才能把民衆的意見作爲基礎。同時，只有人  
民具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的時候，廣大的民衆才能在  
各種職業的、學術的、參戰的各種組織之下，貢獻

其偉大的力量於國家，才能使各階層各職業的同胞  
熱烈地起來討論憲政，組織憲政問題討論會，才能  
使各地方的民衆，不但能够在政治上交換其意見，  
而且能够在行動上起來促進憲政之實現。因此，人  
民如果沒有說話的自由，而欲求憲政能有鞏固的基  
礎，顯然是不可設想的；人民如果沒有集會結社的  
自由，而欲求憲政能有鞏固的基礎，亦是即然不可  
設想的。就是因爲這種原因，所以我們同意憲政座  
談會大部份人士的意見：「請求政府開放人民言論  
、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

其次，國民參政會第四屆大會關於憲政問題的  
治標辦法，亦是實施憲政的先決條件。這個治標辦  
法規定：「(一)請政府明令宣佈全國人民，除漢  
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爲  
應戰時需要，政府行政機構應加充實並改進，藉以  
集中全國各方人才從事抗戰建國工作，爭取最後勝  
利。」根據這兩項決定，我們可以較具體的提出下  
列幾點：第一、全國人民，除漢奸賣國賊外，在法  
律上，其政治地位既皆平等，那末，全國的抗日黨  
派及其黨員，應該是不受黨籍和思想上的限制了。  
這就是說，他們皆有宣傳他們對於抗戰建國問題意  
見的自由，有參加關於抗戰建國工作的行動自由，  
在國民大會之前及在國民大會開會之時有彼此競選  
的自由。只有這樣，才能使階層的各抗日黨派的代  
表，一齊集中於國民大會，一齊在國民大會中表露  
出來；使國民大會真能成爲一個民衆代表的機關  
，能够切實對於抗戰建國的大業提供巨大的貢

獻。第二、政府行政機構既然要從集中人材去謀充  
實，那末，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關的辦事人員，應  
該不問黨籍、思想、信仰、職業、地域、性別之不  
同，而應該以人才爲標準了。這就是說，只要能够  
忠於抗戰建國事業的，只要能够廉潔奉公的，只要  
能够有辦事才而肯負職任的，只要能够刻苦自勵  
頭苦幹的，不問那一黨派，那種職業，那種宗教，  
各級行政機關應將其吸收去參加工作；國民大會的  
議員應該由這些有才幹的人去担任。只有這樣，國  
民大會才能切切實實負起這個偉大的使命，才能對  
抗戰建國的大業有巨大的貢獻；憲政實施之後，才  
能發生美滿的效果，而不致再蹈民國初年那種空有  
其表的覆轍。因此，關於國民大會之組織法與選舉  
法，應該要細心地加以修改，使其適合於這個集中  
人才的原則。

上而所述二項，都是實施憲政的先決條件。這  
些條件，都是最低限度的東西。自國民參政會第四  
屆大會閉幕以後，熱心於憲政運動的人士，都不約  
而同的提出這些條件來了。最近憲政問題座談會第  
三次會議的決議，對於這一方面，更有明白的表示  
。這皆是可喜的現象。我們曉得：實施憲政是增強  
抗戰力量的重要保障。在相持階段已經來臨的今日  
，現準備反攻的任務之能否實現，主要是依此以爲  
斷的；而實施憲政之能否獲得人民所預期的成果。  
主要是依靠這些條件之實現與否以爲斷的。爲着民  
族國家的前途，全國的人民一致起來爲這些先決條  
件而努力啊！

# 論最近國際局勢

白勞德

這是美國共產黨總書記愛爾·白勞德於九月二十九日在美國費列達爾非亞城市  
政廳所作演說的原詞。

這次席捲歐洲并且也威脅到美國的戰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對這次戰爭抱什麼態度？我們在這次戰爭中應當做些什麼？這次戰爭是什麼性質？它的目的是什麼？從這次戰爭中能得出什麼樣的和平？

有些人是不會爲這些問題而煩惱的。他們有他們自己杜撰的答案，他們不需要思考。這就是那些和平主義者，他們懷有成見，認爲不管問題或情勢怎麼樣，戰爭總是不對的，他們總是信服那句口號：「戰爭總是壞的，和平總是好的」。這也就是那些盲目地說從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和垣街（紐約的銀行街——譯者）取得思想的人。但是廣大的美國人民，特別是工人們，他們既不是死板的和平主義者，也不是毫無批判地盲從權力者的，他們要爲自己考慮這些問題，用他們自己的經驗，教育與獨立的思想找出他們自己獨立的答案。

我們共產黨已經提出了當前的口號：「美國決不要捲入帝國主義戰爭」！關於戰爭的一切迫切問題，我們所認爲最正確的答案已經包含在這句口號裏了。讓我們更詳細地來考察一下這問題吧。

第一，說這是帝國主義戰爭，是不是正確呢？就是說參戰的雙方都抱有帝國主義的目的，都懷有敵對的各不相讓的稱霸世界的野心，除此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次要的？是不是正確的呢？在法西斯德國一方面，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是這樣的明顯清楚，極大多數的美國人民都認爲這是當然的，毫無辯論的餘地，認爲這是一種常識。實在，正是法西斯德國這種最明顯的帝國主義侵略性被用作口實，蔭蔽了英法兩國同樣帝國主義的性質，不過這種性質



德勞白·爾愛

來得微妙、模糊、縹緲于些，英法兩國裝得是「弱小民族的衛士」，「國際秩序的保衛者」，「文明的監護人」。因此，對於美國人民，第一個并且是最基本的問題是，正確地、不帶幻想而又最客觀地評價英法兩國戰爭製造者對於他們的同情者所說的話。這些話有什麼價值呢？

比較聰明的人，他們雖然想維護英法的話，說它們是弱小民族、國際秩序以及文明的保護者，他們已不再替英法過去的政策辯護了；他們不會否認，英法想使德國進行反蘇聯戰爭的政策，使英法資產階級幫助希特勒上了台，援助德國的重裝軍備，容許萊茵地帶的設防，犧牲了奧國，勒死了西班牙共和國，出賣了捷克，把阿比西尼亞與阿爾巴尼亞送給了墨索里尼，拋棄了國際聯盟，想把中國交給了日本——總之，破壞了和平與一切國際安全的基礎，把片面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大到了世界的大部份。

但是，因此這些聰明的替張伯倫——連拉第宣傳的人就說，英法的統治階級終於覺悟到他們舊政策的悲慘結果，而作了一個有決定意義的轉捩，結束了舊政策而走上了新的道路，這條道路正是一切進步的與民主的力量（包括共產黨在內）所主張的，這條道路是那些以前最嚴厲地斥責他們舊道路的人所特別擁護與依從的。他們告訴我們，英法資產階級所結束了舊的而開始新的道路的轉捩點就是波蘭，以及那企圖毀滅波蘭的威脅。

波蘭，的確是現在大踏步展開着的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轉捩點。但是無論如何不是他們所提出的理想主義口號這個意義的轉捩點，他們用這個理

想主義的口號來辯護與掩蓋英法資產階級的野蠻的帝國主義性質以及它們在這次戰爭中的態度。恰恰相反，正是波蘭以及這個不幸的國家的人民證明出英法統治階級對於這次戰爭，是和德國的統治階級同樣地有罪惡的，證明出工人和他們進步的同盟者不能對於一方較其他一方更擁護，證明出雙方都完全是為了帝國主義的目的而作戰，為了這目的他們犧牲了其他的利益。

在今年三月裏，當希特勒消滅了捷克（捷克是去年九月裏由張伯倫連拉第在慕尼黑奉送給他的）最後一些殘餘的時候，全世界已經看清楚，其次就要輪到波蘭了。張伯倫，遭到英國人民的反對，才作了莊嚴的保證，保證大英帝國維護波蘭領土之完整，但是全世界同樣地看清楚，這樣一種保證，要是沒有蘇聯的軍事與經濟力量為後盾，是簡直毫無價值可言，張伯倫只有經過蘇聯的手，而不是經過英國的手才能幹得出好事業。

為了裝得認真與誠意起見，英國和蘇聯在莫斯科開了談判，在表面上是完成久已為蘇聯所提議的成立集體安全的政策。但是事實證明，張伯倫並沒有想到這樣一個結果。讓我們回憶一下幾件英法蘇談判中不可否認的事實吧。

張伯倫派到莫斯科去談判的人，連一個閣員都沒有，而只是一些三四等的毫無明確的委任狀的外交信差。這和張伯倫親自去和希特勒談判是一個極尖銳的對照。談判無止境地拖延下來，從四月拖到了八月，沒有絲毫的進步，而張伯倫也絲毫沒有表示不安。這和去年張伯倫歇斯脫里亞般急忽地飛到貝爾格萊德，哥德斯堡，慕尼黑去趕緊使捷克向希特勒屈服，是一個極尖銳的對照。英法兩國政府從來不敢發表，他們向蘇聯提出的具體建議是什麼。但是蘇聯政府表示這些建議不能接受，認為這些建議不切合於它們所標榜的目的，是違反義務均等的原則的。正是從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自身的內部暴露出了無可動搖的證據，證明蘇聯立場的正確，還可以從邱吉爾在六個裏所發表的一篇文章裏看來，這裏我引一段：

「我一開始就贊成蘇聯的建議而不贊成英法的建議。蘇聯的建議是簡單明瞭的，是合理的，是適合利害共通的國家的。」

蘇聯準備怎樣來制止侵略的威脅呢？它提議，在互相保證現有疆界的完整的基礎上，用蘇聯紅軍與空軍的力量來抵禦與擊退東歐的侵略。英法兩國政府拒絕了這個提議，所根據的理由，第一就是波蘭政府拒絕容許蘇聯軍隊在波蘭境內作戰。因此蘇聯被邀請參加表面上保衛波蘭的戰爭，却又被擋絕

了參戰的權利，直到波蘭被毀滅，德國軍隊越過蘇聯邊境的時候。

全世界沒有一個軍事專家會否認，蘇聯的提議是擊退侵略者與維持波蘭領土完整的唯一可能的辦法。英法政府拒絕了蘇聯的建議，它們故意撤開了那唯一能夠阻止威脅波蘭的侵略勢力的屏障。

英法制定了波蘭的命運，他們告訴全世界，告訴歷史，他們之關心波蘭，不過是把它當做一個藉口以進行為他們自己帝國主義利益的一場戰爭罷了，而這個戰爭他們希望！快地轉變為反蘇聯的戰爭。

這還可以從現在已經公開出來的事實得到證明，就是英法兩國政府並沒有採取一些辦法使波蘭政府增強力量以保衛自己。英法叫波蘭抵抗法西斯侵略，答應用全力來支持它。但是沒有建築一個砲台來防禦侵略，甚至戰壕也沒有挖，甚至波蘭的軍隊也沒有全部動員，連一枝步槍都沒有添給波蘭的軍隊，且不說添一架飛機了。的確，英國政府曾和波蘭政府談判過五百萬鎊的借款，但是他們發生這多的爭論來糾結這問題，以致借款始終沒有成功，雖然在同一個時候，張伯倫的一個閣員供給了希特勒十萬萬鎊的借款，比波蘭的借款大二百倍，作為英德聯盟的賄賂。張伯倫連他自己答應的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金都不肯借給波蘭，這完全是一個典型的英國商人的本能的吝嗇，因為他已經在他的賬簿上把波蘭寫在損失項下了，他曉得波蘭作戰不過是想藉此把蘇聯捲入對德的嚴重戰爭，並且替自己創造一個高尚的口號以掩蓋英法帝國主義的目的。

為什麼波蘭政府肯讓自己做張伯倫陰謀的被動的工具，擔任這樣一個很快就證明是自殺的角色呢？只要我們知道，波蘭政府自身就是法西斯的性質，它好久以來就已淪為希特勒——張伯倫反蘇聯陰謀的工具，我們就可以了解這一點了。當希特勒恐怕在紅軍身上撞破了他的牙齒而突然破壞了他和張伯倫的盟約的時候，波蘭已無法改變它的政策，正像無法改變它的法西斯的性質一樣。

一般公衆都不充分知道，波蘭政府是深深地參與滅亡捷克的陰謀的。大部份人民只知道，在最後瓜分捷克的時候，波蘭無恥地攫取了一塊土地。其實，波蘭政府是深深地參與了那產生慕尼黑協定的希特勒與張伯倫的陰謀的。有一個關於這一點的最明顯的證據剛才到了我的手裏。

一個在法國的某新聞記者寄給我一份記錄，這記錄是他在去年五月間供給他的報紙的，但一直沒有發表過。他說他敢確定，每一個大國都在相同的時候收到過這個消息，而幾乎在每一個國家的外交部檔案裏可以到這個情報，不過在公衆面前這消息是以暗示的方法透露出來的。他把這個消息寄到美國來，因為法國的報紙是受着嚴格的檢查的，共產黨的報紙則又全部被封了，而在美國，報紙只經過發行人與編輯人的檢查。這個記者有極大歷史意義的事實的記錄，內容如下：我們要記住，日期是一九三八年五月：

「波蘭駐法國大使盧加西維支，剛從華沙回來。他聲明，假使蘇聯執行條約，全國出兵經過波蘭去援助捷克。毫無問題的，波蘭會立即對蘇宣戰。他聲明，假使蘇聯飛機越過波蘭領空飛往捷克，它們將立即遭到波蘭飛機的攻擊。他聲明，在羅馬尼亞邊境有大批波蘭飛機集中，其目的就是專為攻擊蘇聯飛機，要是蘇聯飛機企圖越過邊境的話。他還聲明，假使蘇聯軍隊企圖經過羅馬尼亞開入捷克，則根據波羅同盟，羅馬尼亞政府一定同時對蘇宣戰；如果蘇聯飛機企圖飛過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空軍也許不能阻止它們，不過那時波蘭的空軍大概會派足夠的飛機到羅馬尼亞境內去擔任這項任務。波蘭大使的這些聲明，法國政府認為滿足，龐萊曾經「預言」過，說蘇聯想援助捷克的任何企圖，結果將使它陷入與波羅兩國的戰爭，這「預言」也是以波蘭大使的聲明為根據的。德國、日本、英國駐莫斯科的代表所發出的報告也指出了同樣的動向，無疑地這些報告都是根據了同一來源的同一情報的。」

這就是波蘭所有的政府，它染手於希特勒與張伯倫反蘇聯的陰謀詭計，用軍事手段來統治它自己的人民，以最落後的最暴虐的地主制度為靠山，模仿最凶惡的納粹方法來壓迫國內的少數民族，這少數民族佔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而且使它的人民愈益陷入貧困之中。這就是波蘭「上校」們的政府，這個政府在戰爭爆發之初就解體而遺棄了國家。

在這個月以前，全世界屢次得到保證，說波蘭軍隊是世界上最利害的軍隊之一。這個說法是一般人毫無疑問地承認的。這使赫斯脫系報紙（譯者按：赫斯脫為美國報界大王，他系統下的報紙都極反動）的最反動編輯傑克·卡德在九月十三日（經過了兩星期的戰爭以後）看到了波蘭軍隊的瓦解，認為「足以使軍事專家吃驚」，並且認為「那種說法是已毫無意義可言了」。卡德先生於是把這和西班牙的經驗相比較。他說：

「……在另一方面，弗朗哥將軍雖有德意兩國軍隊的援助，在他進入瑪德里之前却須打兩年半的仗才打敗了共和軍——由共產黨員、烏合之衆、未經訓練的人民與國際縱隊所組織起來的武器不全給養不足的共和軍。」

只有蘇聯可以維持和平或者保證可以迅速地擊退侵略者，當英法與波蘭政府拒絕了蘇聯的建議以後，蘇聯除了找一條自己的道路以期對於它自己與鄰邦的和平與安全，從而對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有所貢獻而外，已沒有其他的辦法了。蘇聯已經充分證明了它保衛自己邊疆的能力，足以使法西斯德國在進行它和張伯倫的同盟以前，不得不再三考慮，足以使它放棄了它反蘇聯戰爭的志願，而提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不論是為了它自己的利益，為了鄰邦人民的利益，或是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已沒有最小的理由來拒絕這個提議。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以後事態的發展，已經無數次地證明無論從任何觀點觀察，這個行動是正確的，除非那些頑固不化的人，才否認那無其數的證據，而認為張伯倫與大英帝國是國際秩序與世界和平的充分基礎。

蘇聯沒有參加這次戰爭，正像美國人民決定不參加這次戰爭以及引起戰爭的帝國主義矛盾一樣，不過蘇聯是比美國站在更高的水準上，而且它的置身事外是在它用盡了一切可能的力量以組織世界和平之後。不願意參加這次戰爭的美國人民，應該了解，並且同情蘇聯之決心不替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做貓腳爪，去替他們火中取栗。美國現在正在準備做大英帝國的貓腳爪，我們應該決定，我們不要擔任這個蘇聯所拒絕擔任的角色。

但是蘇聯不僅僅是不捲入戰爭。它不參加戰爭，而且還做到了其他的國家自認做不到的事情。它使戰線遠離它自己的邊界（這個邊界是納粹侵略者所不敢逾越的）。它甚至能夠強迫納粹的軍隊撤退而歸還了一大半的波蘭領土，而整個波蘭正是對波蘭作了許多紙上保證的英法兩國政府所奉送給納粹豺狼們的。蘇聯的紅軍推向前進了，紅軍開進了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與波蘭。

我們美國的報紙像一羣訓練有素的獵犬般地替張伯倫辯護。它們連一秒鐘的猶豫都沒有地出來辯護，他們是預先就準備好了答案的。它們誹謗蘇聯

，污穢那有能解放與保護使命的紅軍之開入西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波蘭是「與法西斯侵略者共同侵略」，在他們開始這樣做之前，他們不需要有一刻鐘的考慮。但是在九月以前，在戰爭進行不到一個月的時候，事實的真相已經透過了所有反動走狗叫吠而為全世界所看見了。那些美國最狂妄的對共產黨的人，他們剛巧有親戚在波蘭，他們就公開祈禱，但願他們的親戚是在紅軍所佔領的區域以內。在羅馬尼亞的美國新聞記者也不得不他們在報告中指出，那些在德軍侵犯以前逃過邊界的難民，當他們知道紅軍到達的消息就立刻回去了波蘭。在紅軍的後方，好久以來是歐洲最受剝削最受壓迫的波蘭農民，現在他們每年來所夢想的土地所有權得以實現了。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屬於他們的土地。四分之一的拉傑惠爾親王的一百萬畝地產就是第一塊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的。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反共的人要這樣切齒痛恨蘇聯與紅軍的緣故。他們憤恨，因為他們聽到了這個消息，土地被分配給那耕種土地與收穫穀物的人了，他們不能阻止這個消息像野火一般地傳播到歐洲與世界其他各處，特別是傳遍到東歐，農民得到了土地，而任何新聞檢查新聞封鎖都不能阻止這新聞流傳到全世界。我們不要忘記，東歐和中歐（包括德國在內）是建築在沒有土地的被剝削的農民基礎上的，這些農民現在聽到了這新聞，正在渴望着那快將來臨的一天，那時他們在德國在東歐也可以照樣做了。這就是桃樂賽·湯姆森生前天所發表那篇文章的意思，她說，我們現在所遭遇到的是戰爭，這是一個革命。是的，革命在歐洲向前邁進着。

英法兩個國家，在張伯倫與達拉第統治之下，好幾年來用全力所不能完成的，已經由蘇聯，用它的紅軍與它的和平政策在三個月之內完成了。

那個由侵略國家聯合起來的所謂軸心，曾經威脅了全世界（美國也在內），曾使全世界驚惶莫名的，現在已經被粉碎得不可收拾了。它是被蘇聯所粉碎的。日本向蒙古邊境打了一下以後，現在覺得自己孤立了，就不得不請求停戰，而其中國人民得到了把侵略者趕出國土去的新的熱忱，得到了蘇聯新的實際的幫助，這種幫助是他們從英美兩國所沒有得到過的。

在世界上現在正興起了一個和平力量的新陣容。張伯倫與達拉第破壞了我們一直所爭取的舊的和平陣綫，但是一個新的和平陣綫是生長起來了，比那些對和平陣綫怠工并且加以破壞的所謂民主政府夢想的還要有力。這一個新的和平陣綫，由強大的蘇聯所領導，漸漸和東歐的被壓迫剝削的人民相

結合，最後將和西歐以及美洲的被壓迫剝削的人民相結合起來。  
如果那些紳士政治家與所謂文明的西方民主國家的外交家們沒有能力保持世界的和平，那末全世界的人民正在準備表示給他們看怎樣來保持世界的和平。

X X X X X

很清楚的，美國的人民大眾、工人、農民、勞動的中產階級是并不屬於也不願意和張伯倫達拉第的帝國主義營壘連結在一起的。美國的人民不願意與腐化的英法兩國共其命運，英法兩國自稱為民主國家，却把他們自己國內僅存的一點兒民主也去之惟恐不速地加以破壞。就在前天，我們得到消息，法蘭西共和國已經解散了法國共產黨，共產黨是法國十多個政黨中第三個大政黨。在過去有許多國家的政府想解散共產黨。六年來希特勒總在告訴全世界，說他已解散了德國的共產黨。但是就在上星期，美國的資產階級新聞記者還告訴我們，德國共產黨出現於街頭正像一九三二年的時候一樣的强大。而現在法國的資產階級，以民主政治的名義，却吹牛說他們已取消了共產黨。

其實，他們用這個行動已給了法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一個嚴重的打擊。但是達拉第不能廢除法國共產黨比希特勒廢除德國共產黨更厲害一些。法國政府對該國的第三個大政黨否認了最簡單的政治權利。法國共產黨比他各黨在巴黎區聯合起來還要大，這樣一個政黨竟由一道命令被解散了，而他們却還希望我們承認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當獨斷資本的血腥專政（我們名之為法西斯主義）上台的時候，總是以解散共產黨開始的，但是它從不會到此為止，而總要破壞所有人民的民主權利。而在美國，我們看到馬丁·達羅斯先生（譯音按：達羅斯是美國一個反共極烈的議員）已經馬上宣稱，他提議美國趕快追蹤法國，解散美國的共產黨。我們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這個聲明意思是：他們想叫美國走上法國所已走的道路，使美國站在英法一方面捲入這次帝國主義戰爭。

我們沒有什麼保證說美國的資產階級不會接受馬丁·達羅斯的領導。現在我們已經好久沒有聽到，在華盛頓發出一聲負責的呼聲反對達羅斯與他的政綱了。那些在一九三八年喊得那麼勇敢的呼聲已經歸於沉寂了。達羅斯的詳細聲明，也許有幾點已被冷淡地拒絕，但是在華盛頓已經沒有呼聲發出來勇敢地指斥達羅斯想叫美國所走的政治路線了。我們要了解其中的意義。

美國加入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一個重要的步驟將是給美國共產黨以嚴重的打擊。你們以為，有人想解散美國的共產黨，為的是使美國避免戰爭嗎？如果恰恰現在有人竭力要求解散共產黨，他除了決定使美國加入這次戰爭以外還有什麼別的理由呢？全世界將了解這一點，美國的工人將了解這一點。

現在，在美國所要進行的為爭取和平政策的鬥爭，首先是使美國絕對不參加這次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個鬥爭。這是說，不但在軍事上絕對不參加，而是在經濟上政治上都絕對不給以支持與同情。這兩個帝國主義的強盜邦，其中任何一方得到勝利，都將是他們本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一個失敗。人民的唯一可能的勝利是推翻雙方的強盜頭子。

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我們不能擁護這一方也不能擁護那一方。以前對於法西兩國家與民主國家的區別已經失去了它以前所有的意義，並且已經很快地完全失去了嚴重的政治意義。

這不是偶然的，就是那同一張刊登法國共產黨受到壓迫的消息的報紙，報導了一個還未證實的但大家認為確實的消息，說是德國共產黨的領袖恩斯脫·泰爾曼關了六年之後現在被放出來了。如果這個消息是確實的，這不僅是由於蘇聯的力量（蘇聯是取得這次釋放的主要力量），而更有意義的是，它證實了已由其他許多的證據所證明的事實，就是德國的人民變成主動而準備掌握他們國家的命運了。

現在正在進行着關於國會特別會議以及關於中立法問題的討論，在這些討論中，使美國不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是用了極歪曲的方式提出來的。我想你們一定已經看過（如果沒有看，必須看一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在九月十九日所發表的宣言，這宣言分析了整個的局勢，對中立法問題給予了正確的答案。因為時間已晚，今晚不必作詳細的討論，但是昨天我看到一篇從華盛頓寄來的極有意思的政治評論，它說，關於中立法與修改中立法，贊成與反對雙方之間的分歧已減小到如此程度，甚至可以放在一枚郵票上了。在這個觀察裏面包含着許多真理。

但是假使你從此得出結論說，國會中大多數已意見一致，俾能代表大多數的人民願望不參加這次戰爭，那就大錯了。他們所以意見一致的是，不論美國或遲或早的參加戰爭，他們都同意，他們就要在現在從這次戰爭中儘可能地獲得極大的利益。這就是國會中佔優勢的論調，而這對美國是最可恥最

危險的專情。除了美國的獨佔資本怎樣才能從歐洲戰爭中得到最大的勝利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次要的，結果，凡是抱有這樣思想的人就都不會渴望這大有利可圖的戰爭趕快結束；它拖得越久，利益就越多。甚至羅斯福總統在他給國會的諮文中也對這種動機低頭。在這一點上，關於禁運軍火的討論，雙方議員之間，即便有意見的分歧，也是極小的。

我們要理解，從這次戰爭中得來的利益不會對美國有什麼好處。而且，從這次戰爭中得來的利益，對美國人民將成爲一種災殃。從歐洲人民的血所搜括來的利益將愈益增強那些想把美國拖入戰爭去的力量，那時候，利益已不能光從歐洲獲得，而是要從美國人民的身上榨取了。使美國避免戰爭的唯一辦法，是不讓那些謀利的人從戰爭中謀利。爭取美國和平的鬥爭，主要的是一個反對獨佔資本家與謀利者的鬥爭，我們不要忘記這一點。只有美國的工人，貧民與中產階級，密切注意這一點，他們才能夠戰勝那些想把美國拖入戰爭的勢力，戰勝垣街，獨佔資本與謀利者的勢力。

那些迅速地在減小的關於中立法的歧異意見，對於我國的將來已沒有決定的重要性了；在上層資產階級之間的這些意見分歧並不深——是很容易趨於妥協的。真正希望和平避免戰爭的人民大眾，對這個混亂的問題也彼此分歧，因而失去了他們的力量。所以我們黨的全國委員會宣言說，我們不能附和雙方中的任何一方，因為我們在雙方中都有敵人，在雙方中也有朋友，而我們的任務是反對兩方面的敵人，把兩方面的工農團結起來反對垣街的反動份子。

反對謀利者與獨佔資本家的鬥爭應該是一個反對生活惡化的鬥爭；它應該是一個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要求更多的社會立法，失業與年老保險費，要求對民主權利加以各種保障，擴大民主權利的鬥爭，擴大民主權利這一點正是我們大多數國會議員現在在華盛頓所想的相反的。我們不能讓以別的力量來完成這些事情，我們只有靠工人與工人組織的力量，以及那些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使美國不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進步勢力。

這次戰爭每延長一刻，美國被拖入戰爭的危險也就更嚴重。所以我們說，假使我們要使美國不參加帝國主義戰爭，我必須還提出一個美國人民一致的要求——在他們有機會拖我們捲入戰爭以前，制止這次帝國主義戰爭！

蘇聯在今天向全世界人士發表了一個宣言說，蘇聯認為這個帝國主義的屠殺繼續下去，是沒有意義的勾當，希望能有某些友邦聯合起來阻止它。這件事說明了什麼呢？你們都會記得，在過去幾星期之中，報紙和無線電都會經接二連三地說過些什麼話的，他們一方面對我們說：斯大林已經和希特勒結下同盟了；斯大林已經放棄了革命了，現在是和法西斯打成一夥，從事無原則的強權政治，去反民主國家了；而另一方面呢，這些報紙和無線電又接二連三告訴我們：說來說去，這完全是斯大林的絕頂靈巧的把戲，他在唆使希特勒去打民主國家，又唆使民主國家去打希特勒，讓他們兩邊都繼續打下去，打得頭破血流，等到最後，歐洲打塌了，然後斯大林好跑來一把抓走。但是事實上，蘇聯自始至終就一直和平奮鬥，阻止戰爭爆發；一旦真爆發了，就設法儘快遏止，以求得一個民主的和平；這就是蘇聯現在正在力行的。然而，即在不久以前，蘇聯的呼籲在許多世界的會議上還是置若罔聞的，而在今天的形勢之下，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將不得不對蘇聯的和平建議加以重視了。

由於蘇聯建議立即停止這無意義的屠殺，蘇聯又再度證實了一切說蘇聯願意戰爭延緩下去的人都是撒謊者。蘇聯是一直遵循着列寧的學說，爲了和平，爲了被壓迫民族解放的事業而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的。

你們都會記得，怎樣因爲利用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才使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得以勝利地保衛自己，得以日漸強大起來的。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起初建立的好幾年當中，那時，社會主義國家在軍事上說幾乎是沒有力量的，幾乎是無論那幾個帝國主義假如能聯合起來的話，就可以出兵毀滅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全世界兇猛的敵人面前，又當它自己是那最軟弱的時候，蘇聯是怎樣能够生存下去的呢？它能够生存下去，能够保衛自己，不只是由於它有着自己的雖然微小，但是日見長大的力量，而且還由於它之善於利用某一個帝國主義集團對別一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在列寧的領導下，靈活地利用這些矛盾，因之雖然它是比較弱小，然而竟能够有充分的時間得以變得強大起來，直到今天，再沒有任何列強間可能的聯合足以擊敗蘇聯了。

今天，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又貢獻了一個列寧主義的輝煌例證：怎樣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以阻它們去執行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戰爭的計劃；怎樣喚起羣衆，使他們能够干涉並遏止帝國主義戰爭的血腥勾當，指出人民

怎樣可以在他們的統治者頭上建立和平，怎樣找出一條使人民走向和平的大道。這就是幾星期來的那些重大事變的意義。就是這個，驚壞了每一個國家（包括我們國家）的資產階級，就是這個，使他們如何的失望，如何的發怒，使他們每天在他們報紙上字裏行間所吐放出來的東西，如何充滿了憤恨。誠然，大人先生們害怕是有道理的，因爲無論在世界的哪一角，當人民大衆抬起頭來的時候，剝削者的末日也就不遠了。

資產階級，資本家及其走狗們正在惶恐不定的拋棄民主政治，拋棄進步的社會政策。我們看到，這廢棄一切「新政」底進步措置的運動，是以如此兇狠，如此空前的反共陰謀做它的槍尖的，我們看到了這個並不是偶然的事。

爲什麼他們對我們的小黨這樣驚惶呢？連爾賽同志曾經很自傲地告訴我們，我們有着十萬黨員，這個，我也覺得自傲，但是我們要知道，十萬人在一個一萬三千萬人口的國度裏，並不是大得足以令人驚惶的呀。那末，他們爲什麼要翻江倒海的用各式各樣的泥污向我們噴吐呢？爲什麼他們要準備取消我們的合法地位呢？這是不因爲不是他們在叫美國捲入戰爭，而且他們還深知只有推毀了美國的民主政治，才能達到那稱目的，而要推毀民主政治，總是先以否認共產黨的民主權利來開刀的。那是現代世界上政治的一個定律呀！

階級力量的關係正起着極大的變動。一部份的美國資產階級曾經站在維護美國的傳統民主政治的這一方面，爲了這個目的，他們曾採取了進步的方式。也許他們其中有些人還會哄騙着自己說，他們還立在原來的地位，只僅僅有一個限制——共產黨不容許包括在美國的民主政治觀念之內。當議員連愛斯在前天說他希望要取締共產黨的時候，前進的民主黨員，加利福尼亞州議員伏律士在修正連愛斯先生的發言中說——如果我必定要這樣幹的話，那麼，讓我們不要傷害了美國的民主政治吧。我敢預言，假如連愛斯取締共產黨成功了，那麼，半年以後，伏律士「同志」一定會被認爲是秘密的共產黨員而被國會開除的。一等到公開的共產黨被取消，立刻每一個著名進步份子都會被認爲秘密的地下共產黨員，他們是會有百分之百的「事實」來證實的。別的不說，你不是當作正直的想頭嗎？——那是共產黨員的符號。別的不說，你不是主張和平嗎？啊，那就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標記。別的不說，你不是「新政」的擁護者嗎？這就對了，誰都知道「新政」是共產



黨的「秘密陰謀」的一個成績呀。

這班大人先生們以為民主政治是只可以貢獻給一些挑選出來的好人而不應該給共產黨員的——但是，就這一點說，他們也早已放棄了爭取民主的鬥爭了；不管他們自己是否了解了這層，人民必定就會了解到的。

許多報紙曾經大聲疾呼的報導共產黨內部的悲慘情形。每天有五百萬份報紙在不斷的告訴十萬名共產黨員說：你們已經失去對你們黨的領袖的信仰了，並且特別是對蘇聯失了信仰等等。事實上呢，我們很有足以自豪，足以樂觀的事情，今天共產黨的情形正充滿了向來未有的無比的團結，無比的熱忱，無比的勇敢和戰鬥意志。

自然，我們也有些損失的。從前沒有一次戰鬥不傷人的。從來沒有一次偉大的戰鬥或者偉大的歷史轉捩點沒有幾個迷了路，或者很快的倒到另外一而去的。我們當中已經發現了少數幾個，並且我們要提醒大家，將來還有一些。這個我一點也不懷疑。到現在為止，大約已經有了一打左右了。再過幾個星期，也許甚至到加倍的人會從戰鬥中開小差也說不定。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開小差的人數是那麼少，雖然發動了全部美國的無綫電，資產階級報紙向共產黨攻擊，企圖感動每一個共產黨員，說他還是跟這個「萬惡的」組織脫離了關係的好，並且以最恐怖的手段來威脅他們，用生活問題來脅迫他們，雖然這樣，人數還是那麼少；最值得注意的是，用盡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全身大力，而他們到目前所能到手的，不過是十幾隻小老鼠而已。

當門爭再激烈一點的時候，他們也許會拿到多至五十，六十，甚至一百，但是我還有九萬九千九百個共產黨員，比以前任何時期都要優秀的共產黨員，並且我還要向你們保證，親愛的朋友們，共產黨員正在贏取着更多的朋友，更多未來的黨員，要比在我們過去歷史中二十個整年的還多。

自然，我們不希望你們以為我小看了這個意義，小看了這由於歷史的轉捩，由於橫在我們面前的艱巨的新任務的結果而脫離共產黨的那些人（即使是最少數的）所含的重大意義。這是有很大意義的，這些從黨裏逃跑的人，我們不能只付之一笑，聽他們去。這對我們有重大意義，完全不是那些個人和他們的動機問題；它之有重大意義，首先在於，這一些從目前階級鬥爭中開小差的人，幾乎毫無例外，總是跟中上階級、上階級有密切的關係。或者是一些長年累月担任着官僚的職務，躺在舒適的辦公椅子太久，變得軟弱腐化了的人。那麼，現在，當這樣的人從我們的運動中逃脫，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了，無論他們本身究竟有沒有價值，他們有這樣的價值——他們有像風中的枯草一樣的價值。這意思就是，疾風已經開始吹動，大雷雨在來了，而當暴風雨來臨的時候，第一陣風就要刮走那些倒在地下枯草，舉一個別的例子來說吧，乾黃的樹葉子總是最先被吹落的。這是暴風雨來臨

的象徵，他們中有些人是感覺銳敏的器具，甚至在風還沒有吹動的時候，就覺察出來了。他們能够嗅出資產階級的心思。雖然資產階級還沒有表示，他們已經知道幾星期之內就要發作的，所以在宣戰之前就偷偷地跑了。

暴風雨在來了，這是千真萬確的，偉大的社會暴風雨，偉大的社會鬥爭。一切怯懦的人，一切昧了良心的人都漸漸嚇清了。我要請問大家，你們可因為他們走了而覺得削弱，還是倒覺得強了些。你們一定覺得強了些。我們的敵人是很厲害的；偉大的社會鬥爭將越來越困難，但是我們向着將來，一點也不害怕，我們也告訴美國的工人不必害怕。敵人厲害，但是美國的工人階級也厲害，並且還在一天一天更厲害，它將從戰鬥中日趨強大，以至足以擊退敵人。

敵人可以給美國的傳統民主政治以嚴重打擊，它可以給美國的勞苦大眾的生活條件和權利以嚴重打擊，但是在每一個打擊當中，他們同時也在為工人階級的力量鍛鍊着，鍛鍊他們對他們的事業有更大的信念，鍛鍊他們的潛蓄力量；他們對共產黨的每一個打擊將只有使我們在羣衆中間的關係更深刻些，更帶有血肉關係，而把我們黨和羣衆團結一氣，成為工人階級和羣衆的先鋒。

假如反動份子要解散我們的黨，它只有加深了我們和羣衆的聯繫，在羣衆中的影響罷了。我們不會去歡迎這種迫害，我們更願意美國資產階級能够維繫傳統的美國民主制度。我們共產黨員，為了維繫並鞏固這個民主政治，已經忠誠地，堅毅地共同合作。有時候我們甚至略為向後退一點，甚至退讓得過分了，以表示美國民主政治的危機不是由於共產黨，而是由於那些高唱反共的人一手造成的。為了挽救美國之墮入法西斯主義，我們已經用盡一切方法去維繫、擴展、並保衛美國的民主制度。沒有一個人能够說，美國民主政治的任何削弱是由於共產黨。今天美國民主政治最大的威脅是由於以反共產黨的名義，以反共產主義的名義而進行的，這與我們並沒有關係，我們是個小黨，在國內是比較弱的。我們不能用我們自己孤立的力氣來維繫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如果佔有國家經濟的資產階級立意要破壞它的話。但是我們警告這些大人先生們，假如他們想要解散共產黨，然後執行他們計劃好了的進攻勞工運動，然後把美國拖進次的帝國主義戰爭——我們警告他們，他們正犯了重大的歷史錯誤。他們也許以為他們正在替這腐朽了的，趨於滅亡的資本主義制度求生路而奮鬥吧，但是歷史將證明他們是錯誤的。如果他們採用這種方式，他們便踏上了走向美國資本主義崩潰的捷徑。美國人民將為他們的民主權利而鬥爭，他們將為他們的生活條件而鬥爭，他們將為和平而鬥爭。背叛美國人民意志的人，將從歷史的道路上被踢開去！

(譯自美國紐約工人日報)

# 中山先生與憲政

石西民

## 一 問題的提出

自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通過實施憲政的決議到如今，國內關於憲政問題的討論是非常熱烈了，報章雜誌也陸續登載討論憲政問題文章。我們認為這是當前中國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自從去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具體地指出：「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增進，互為因果」以後，本已打破抗戰與民主政治，不能並立的錯誤見解；隨後國民參政會成立，抗戰時期民主政治的實施已更推進一步。蔣委員長在第三次參政會閉幕詞中說：「求得國家的獨立自由，固然是本會同人的責任，……造成真正的民主政治的規模，為國家建立長久治安的基礎，更是參政會同人的責任。」這更表明參政會的任務，在推進中國的民主政治。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的通過了確立民主法治制度案，和最近九月間四次大會的通過了實施憲政，這許多事實是說明着全國大多數的人民和政府當局，都一致認識抗戰的勝利和民主的發展是有極密切的關係的。在這一共信之下，為了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實現憲政，便成為朝野共同努力的方針了。

中國民主政治運動的推進，在目前抗戰已經有條件地進入相持階段的時候，的確是有其緊迫而嚴重的意義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由於軍事上「速戰速決」的失敗，政治上對我抗戰營壘內部的陰謀分化；對我淪陷地區製造並強化偽組織；（尤其是汪逆精衛通敵投降以後，日寇把他當作對華政治進攻的奇貨。最近數月來汪逆在上海的種種活動如召開偽「國民黨六次代表大會」，主張親日，籌組偽中央政權，反共，「一和平」，「憲政」活動，）諸如此類活動，不難看出日寇的陰謀是如何的毒辣。

我們為了要戰勝敵人，驅逐日寇出中國，根據「戰勝敵人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的道理，我們應加緊實現民主政治，團結全民共同奮鬥。同時為了要粉碎日寇漢奸的政治進攻，同樣的實現民主也是最必要的任務。怎樣來實現民主政治呢？實施憲政便是最具體的辦法。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憲政運動的推進確是目前完成抗戰建國使命的全民族最重要的任務。

然而在全國大多數人民與政府當局一致盼望着實施憲政的現在，那些不顧民族利害，惟恐個人或局部權利喪失的份子，却仍在散佈着反民主反憲政的言論。假如對這些錯誤而且有害的言論不加指正與批評，那末對民主的前途，定要發生許多阻撓和困難。

中國是一個長期停滯於封建社會的國家，民國雖然成立了將近三十年，但實際上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僅具空名」而已，人民的民主權利是被剝奪的。也正因為這一緣故，所以中國缺少民主生活的薰陶，少數頑固份子，一聽到民主政治，便會感到冷水澆背般的不自在。不過他們儘管反對民主，反對憲政，但是他們不敢公然違背中山先生的學說，中山先生的主義；同時亦不敢違背政府的決策，因此他們反對的論調，都是曲曲折折的，因為他們不能反對憲政，這是中山先生學說中具體指明着的；因而只能從中山先生關於實現民主政治的理論和辦法中，斷章取義，以圖阻止憲政運動的發展。所以我們要指出他們的錯誤，首先應該先認識中山先生的民權學說與中山先生在世時對民主運動的態度、主張和辦法。

## 二 中山先生與憲政

在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上，第一個最鮮明提出民主口號來的是中山先生。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康梁變法，歷史限定他們無法更具體更豐富的提出民主的內容。中山先生在清末奔走革命，環遊資本主義各國，受各國民主政治的影響，打破了中國古來天賦天子以特權的傳統謬說，首先提倡民權（即民主）。我們現在紀念中山先生過去為民主政治而艱苦奮鬥，有兩點很重要的教訓值得銘記的。

首先，民主政治的實現，須要建立法治的制度，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中曾這樣說：「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和美國總統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是相通的。人民必要能够治，才能夠享，不能夠治，便不能夠享；就是民有都是假的，……我們現在來講民治，就是要把機器給予人民，讓他們自己去駕駛，馳騁，翱翔，這種機器是什麼呢？就是憲法。」

在五種憲法中又說：「我們從前在東京同盟會時代，本是拿三民主義和五種憲法來做黨綱。預計革命成功了我們就拿來實行，不料光復以後，大家並不注意……所以民國雖然成立了十年，不但沒有看見什麼成績，反比前清更腐敗，……要除去這種腐敗，重新來革命，一定要用五種憲法來做建設國家的基礎，我們要有良好的憲法，才能够建設一個真正的共和國。」

中山先生的五種憲法的內容，我們今天不來多作論述，但是我們一再引用中山先生原文的意思，便是要從他的話中去證明要完全實現三民主義，要使中國真正能獲得自由平等，就要實行民治，即是要實行憲政，這是第一點。

其次，中山先生不僅在書本上在演說中提倡憲政，他的一生便是為民主政治而鬥爭的一部記錄。中山先生的守法精神，可以值得今日中國當局和每一人民學習之處甚多。舉例說，民元時，他把臨時大總統讓位於袁世凱而不計名利，就是一個顯例。後來由於袁世凱專橫不可一世，視民主為仇讎，並且殘殺宋教仁陰謀恢復帝制；中山先生為挽救民主政體，毅然決然對於袁氏要罪致討。

袁氏死後，北洋政府更形混亂，先有民六張勳挾黎元洪解散國會，廢帝位宣統復辟之舉，後來繼經段祺瑞討平，但段不願恢復國會。中山先生此時命程璧光率海軍至粵宣誓護法，是年八月國會議員自行非常會議於廣州，制定軍政府大綱，舉先生為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當時中山先生維護民主的守法精神，我們可從他的文章中看出：

「夫余（中山先生自稱）對於臨時約法的不滿，已如前述，則余對於此與革命方略相背馳之約法，又何為起而擁護之？余請鄭重說明之。辛亥之役，北方將士以袁世凱為首與余議和，余奉臨時約法而使之服從，蓋以服從臨時約法為服從民國之證據，余翁慮其不足信，故必令袁世凱宣誓遵守約法，矢忠不貳，然後許其和議。故臨時約法者，南北統一之條件，而民國所由構成也。……故擁護約法，即所以擁護民國。……余為民國前途計，一方面希望有更進步適宜之憲法，以代臨時約法，一方面則務擁護臨時約法之尊嚴，俾國本不因以搖撼，故余自六年至今，奮然以一身，荷護治之大任而不撓。」

中山先生對自己並不贊成的約法尚且如此遵守，可見其守法精神的如何嚴謹了。

中山先生的護法事業，因受軍閥政客的阻撓破壞，經過三次波折。到最後一次是民國十一年，北方奉直大戰，直系大勝，黎元洪逃京復所謂總統職，恢復舊國會，先後派員迎接中山先生北上，此時因國會仍被封鎖勢力控制，中山先生仍堅決拒絕北上，並發表宣言首先指出合法國會當自由行使職權。這樣為了護法奮鬥前後達六年之久，雖然到結果並未能達到中山先生護法目的，國事一天天腐敗，曹錕賄選，軍閥跋扈，中國政治根本失了常軌，但是，中山先生此時奮鬥仍無少挫。直至民國十三年，他堅決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單身入北平，與段祺瑞力爭召開國民會議，一直至逝世為止。中山先生這種為民主憲政而不折不撓屢仆屢起的奮鬥精神和守法的人格，是值得我們敬佩的。這是第二點。

中山先生雖然在革命的過程中，屢遭失敗，但他對民權的信仰是始終非常堅定的。他在民權主義演講中曾說：「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怎麼樣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力量像袁世凱，很強悍的軍閥像張勳，都是終歸失敗的。」

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他提倡民權，一來是順應世界潮流，二來是縮短國內戰爭。中山先生這幾句話，在抗戰已進入第三個年頭的現在，國內團結得還不够堅固的現在我們應該如何警惕！每一個革命的志士，每一個中山先生的信徒，今天大家都應該有這樣一個信念，便是真正地實施憲政是鞏固國內團結強大國家力量戰勝日寇的有力保證。同時，要學習中山先生的守法和民主精神，與一切反對或破壞民主運動的份子作不屈的鬥爭，這是第二點。然而有些仍是自稱仍是中山先生信徒的人，却不了解中山先生對民主政治的見解和態度，而散佈種種反民主的錯誤見解，他們甚至盜用中山先生的平日演講和著作，加以曲解，這真是以可浩嘆的。

### 三 駁反民主論者

我們把近來各種反對憲政的論調，加以整理，便可以把它歸納成下列幾種錯誤見解。

第一種錯誤見解把目前的憲政運動，看作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黨派爭奪政權運動等量看觀，因此他們說：「今日少數（其實是大多數）人士之所

請憲政問題者，其重心似在要求政權開放，多黨並存，若其涵義如此，則我人權衡輕重，以爲尙未達到討論時期……且軍國大計貴迅速，貴精密，是以各民主國家，戰時往往將憲法上所賦予之若干權利，暫時停止，機且予國家最高當局以緊急命令權，便宜行事，我國目前戰事正酣而忽談憲政……似尙有細加考慮之必要。」

對於上述的錯誤論調，我們首先指出，開放政權容納全國才智之士，參加抗戰建國工作，不使因黨派之不同，黨籍之有無而影響到工作，這決不是爲了爭奪政權，而是爲了動員全國人民的力量，參加抗戰，這是必需的。其次請到黨派並存，今日各黨並存，已成爲鐵的事實，反對多黨並存，這恰墜入日寇漢奸分裂中國，煽動中國內部加緊磨擦的陰謀網中。

有少數人都附和這種主張，認爲國家在戰時權力貴集中，各民主國家議會，每當戰事爆發，均宣佈修停，人民權利亦受限制，這是通常的現象，因而中國要實施憲政便有分散中國政府權力之虞。這種意見是錯誤的。他們不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與中國的民主不相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爭與中國的戰爭性質上亦大有分別，具體說起來，一是少數人的民主，另一是多數人的民主，一是侵略的戰爭，另一是全民族一致反抗外族的正義戰爭。由於這一性質上的不同，同樣是戰爭，資本主義國家在戰時若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他們便要反對戰爭，破壞戰爭，因爲戰爭與他們無利，但在中國若政府維持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人民不僅不反對政府，而且反從事實上更來擁護在政府；幫助政府，因爲中國的反日戰爭政府與人民的利害完全一致的。所以從這裏可以證明了：第一、中國不能拿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來做例子；第二、中國的憲政要求不是對內的而是對外的。不是爲了搶奪地盤，而是爲了動員民力，爭取抗戰勝利。

第二種錯誤見解，把中山先生實施憲政的主張，加以機械的論述。中山先生曾說過實施民主政治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他們因此引經據典地說：抗戰爆發前「地方自治」未能辦竣，訓政尙未結束，所以現在不能談「憲政」。甚至還有人說，現在抗戰時期已由「訓政」而回復到「軍政」時期去，談「憲政」實在太遙遠。

中山先生雖曾有這樣的主張，但後來已作了修改。即是「凡一省完全抵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而爲軍政停止之日。」而一省全數自治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而所謂完成自治者，根據中山先

生意見，即是「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完善，四境僻道修築成功。」（見建國大綱）調查人口，測量土地，辦理警衛，修築道路爲現代每一國家經常要辦的事，不須費長久的時間，所以中山先生對於憲政之實施，除了必須先完成推翻反動政權一件餘外，可以說沒有其他嚴格限制。現在全國一舉抗日，中國人民對於國家的統一，是份外地珍視，同時他們對於鞏固統一的民主政治，認識是更深了，要求也更迫切了。在這一新的客觀形勢底下，我們是不應該機械地去了解中山先生的實施憲政三個程序的意義的。

第三種錯誤的見解是說，要講法治，中國已有民國廿年的臨時約法，抗戰時期也有抗戰建國綱領。若說集中人才，已有國民參政會，所以他們的結論便是再要憲政，在目前實在是「多此一舉」的。

我們的要求實施憲政是多此一舉的嗎？恰恰不然。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表面上比現在是更有法治精神了，因爲當時名義上的國會是有的，約法也有的，但是中山先生當時是並不因此而停止其爲民主的鬥爭。爲什麼呢？我們可以從中山先生的許多著作裏去看它的原由。今昔情形雖然不同，但是人民仍然沒有民主權利。此外，像國民參政會的成立，固然可以說是中國民主政治的一大進步，可是國民參政會不是一個政權機關，她不同於議會，她只有建議權與諮詢權，她的代表產生不是由人民選舉的，所以倘使中國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我們應該有民選的國會來代替參政會。

有少數仇視民主的人，引用民元以來北方軍閥政府政治上各違法事實，來大罵一頓說：「徒法不可以自立」，他們把目前的憲政運動，單認爲是製憲運動。因此，他們以告誡的口吻說：「光去相信一條一條死法規是沒有用的，過去不是「法規」很多嗎？中國並沒有治好。」是的，今天主張憲政的人，他們也不迷信條文，但是他們需要明白載明國家政體和人民權利義務的憲法。同時他們也知道如何才能使憲法真正能夠發生實效。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民元以來當有約法雖然專制餘孽軍閥官僚借端擅權，無惡不作。此輩一日不去，憲法即一日不生效力，無異廢紙，何補民權。邇者曹錕以非法行賄，位北京，亦嘗藉所謂憲法以爲文飾之具，而其所爲，乃與憲法若風馬牛之不相及。故知推行憲法是先決問題，首先在羣衆之能擁護憲法與否，舍本求末，無有是處。不特此也，民衆果無組織，雖有憲法，即民衆自身也不能運用，縱無軍閥之摧殘，其爲與文自

若也」。這是我們最好的解答了。站在旁邊告訴人民不要輕信法規，這種態度是不對的，一個真正的中山先生信徒，應該根據中山先生的精神，怎樣來積極爭取法律能生效。

具體地說，我們反對他們這種消極的輕視「法」的態度，我們要求有意義，要求有關國民大會，同時我們爲了真正能夠實現法治，我們要求給人民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這真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稱能夠使法治真正實現的前提條件。

第四種錯誤見解是有少數人說，中國大多數人民沒有智識，連選舉票都不會寫，所以要照中山先生所說實行普選，是有很大的困難的，因此要他們參政，那更不可能了。這些人想以文化落後這一點來推翻實施憲政。

文化水準低是否能夠參政呢？列寧曾經說過：「我們不是烏托邦主義者，我們知道任何苦工和女廚子都不能立刻上來管理國家，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和立憲民主黨……等同意的。但是我們和這些人所不同意的，即是我們要求立刻消滅那種成見，以爲只有富人和富家出身的官僚方能管理國家，方能進行日常的工作」，同時列寧在另一處又說：「自然在新機關開始工作時，不可避免地要有錯誤。但是當農民脫離奴制，獲得自由而開始自己經營農事時，難道他們不會有過錯誤嗎？難道除了實習的道路，除了立刻採用真正人民的自治以外，還有別的道路可教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及改去錯誤嗎？」列寧這些話，正好拿來作我們對那些說人民智識落後而無法參加政治的錯誤論客的駁

覆。

中山先生是完全相信廣大人民能够參加政治的。他曾說過：「我們的民權主義政府，必要努力使每一個人，甚至落後的村婦老嫗，廚房中的老太婆，都能起來管理自己國家」。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絲毫不輕視民衆的參加政治能力。不僅如此，中山先生對那些以人民智識低下來反對民主憲政的人們加以批評。他在民權主義第五講中說：「前幾天有一位在高麗做官的日本人來看我，……我問他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對高麗的民權態度怎樣？他說只看高麗人將來的民權思想怎樣，……現在高麗人還不懂得爭民權，所以我們日本還是不能不代他們去治理國家。這種說法，未嘗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革命黨待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懂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

中山先生不僅相信廣大人民可以參加選舉而且也相信下層人民可以被管理國家大事。中山先生把政府譬如機器，把人民當工程師。他說：「現在機器的造成很進步，不但有機器知識的人可以來管理，就是沒有機器知識的小孩子，也是可以來管理。」中山先生這話，表示出他對工農大眾參政的可能性是充份相信的。

抗戰堅持兩年以上，從各戰區，從敵後游擊區域的具體事實中，已很明顯教訓我們，凡是軍民能密切合作的，戰爭必然勝利；凡是給人民以民主權利的，游擊根據地便日益鞏固。我們全國同胞，應該從過去和現在歷史的教訓以及中山先生的學說中，去堅定我們爲民主爲憲政而鬥爭的決心。

### 斯大林著：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定價：每冊七角

經售處：重慶四三街二號新華日報館

# 中國憲政運動之史的發展

史乃展

一部近代政治史，也可以說是近代民主運動和憲政運動史，不管是從君主專制到民主共和也好，或從資產階級的民主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也好。

太平天國是失敗了，然而不能否認他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聲。戊戌政變也是失敗了，但會使全國人民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和覺悟，有有限度地幫助了革命運動的展開。義和團運動結果更暴露了滿清政府腐敗無用的真面目，爭取民族生存和提倡改革政治的要求也進了一步。

清朝末年，日本的立憲政體影響了中國官僚，他們到日本去看了回來加以稱揚，同時滿清政府不願對民眾採取壓迫，農民的抗捐運動和自由資產階級的立憲運動到處出現，成立許多立憲團體，要求實行憲政。滿清政府雖頒佈了所謂憲法大綱，規定君主權力，仍龐大無比，實際上只保障了君權，於人民毫無利益。就這一點點狹隘的立憲名義，其實行的準備也要推宕到十年以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民眾已完全親破此種立憲徒有名無實，只有依靠自己力量來爭取憲政，推翻專制。於是辛亥革命由此而爆發。

直到武昌起義以後，滿清政府才頒佈限制君權的憲法十九條，然而遲了。巨大的民眾力量摧毀了滿清統治，正像列寧所說的：「如果沒有民眾底偉大精神和革命的高漲，中國民主派就不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就不能爭得共和國。」中華民國正是在這樣條件下開始出現於世界舞台上。

可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僅止於推翻滿清而已，

却並沒有建立起真正民國，因為民軍爲了求表面上的南北統一和平局面，不顧後果而與擁有雄厚反革命勢力的北洋軍閥妥協了，除了清帝退位外，其餘一切封建政治機構全沒有動。民元臨時約法標明了「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成了具文，實際則爲袁世凱個人獨裁的天下，民主與憲政的嫩芽，被其蹂躪無遺。

辛亥革命是民力的高漲，結果沒有產生合乎勞苦羣衆的新制度，拿民元臨時約法來說，表面上也規定了人民應享的權利和義務，同時「必要時」得以「法律」限制之。這就明白白說當時參議院有立法權，因此就有侵犯或剝奪民權的大權。關於參議員的產生，事實上爲各省都督選派，這種種全失去了民主憲政的基本精神。

民二新的參眾兩院產生，在議員和憲法起草委員會中，失敗，一部分委員逃亡，被捕或處死，不能參與起草。在袁世凱武力壓制下，不經民選而由國會選彼爲總統，且先憲法而產生，反革命勢力佔了優勢。於是袁世凱即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不久又下令停止國會開會，解除兩院議員職務，各省省議會亦相繼被解散，另以御用的政治會議代替，在天壇起草的憲法成了割餅充饑的悲劇。

政治會議份子大半屬袁世凱爪牙，聲稱贊同停止兩院議員職務和約法有修改必要，於是產生了所謂約法會議，另製袁記新約法，廢除國務院，設立政事堂。名義上的內閣制宣告解體，大總統能支配國會，造成事實上的獨裁。然而袁世凱對於大總統

## 行發的「史黨共聯」版文利大意

譯達丁

——三之國各在「史黨共聯」——

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法西斯恐怖是和一種日益擴大的欺騙宣傳相輔而行的。這種宣傳的目的是在於把意大利帝國主義的思想與侵略企圖廣爲流傳。法西斯主義對意大利工人階級，特別是對於青年的思想壓力是很顯然的。這種壓力引起了嚴重的思想與政治的分歧，甚至在黨的同志們之間也引起了一種混亂。

另一方面，這也是事實，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是在法西斯制度建立以前不多幾年才傳播於意大利。除了安東尼·拉布里奧拉（他的著作只有很少數人知道）以外，最初在意大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那些人——從羅里亞到杜拉蒂——都是自由主義與改良主義的知識份子，他們庸俗化了馬克思主義，歪曲了他的哲學的、革命的與獨創的見解。

理論的薄弱是早期意大利工人運動的特徵。這個理論的薄弱說明了抽象的與反革命的理論在二十世紀最初二十年間復活起來的原因。這些反革命的理論有改良主義，王國主義，全體主義，最大限度綱領主義，布爾迪加——托洛茨基主義等等。

我們可以說，正是這種理論的薄弱在某種程度上使戰後意大利的無產階級暫時失敗，使法西斯蒂的攫取政權成爲可能。

也由於這種薄弱，甚至在意大利

還未滿意，終於激起皇帝夢來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至此被封建勢力所夭折。凡是不能徹底革命蔑視人民意志和要求的人，應該接受這次歷史上失敗的教訓，同時我們認清，袁世凱實在是民國憲政運動史上第一個罪人。

自宣佈洪憲帝號之後，雲南首先組織護國軍，滇軍也起而響應。黔桂粵閩陝等省繼起響應，反帝制運動如風起雲湧，袁氏乃不得不撤帝制並受迫而死。一個百孔千瘡的民國又算復活。不過各省軍隊是見風轉舵增加討袁運動的。君主主義勢力並未消滅，相反的帝制餘孽却乘機向有名無實的共和制度進攻，袁世凱復辟就又一次危害了民國。

再次召集的國會，仍為黎元洪在北方軍閥逼迫解散，或民選議員遂召集非常會議於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形成南北二政權對立。南方內部，統一戰線未能建立，致次召開憲法會議毫無成就，西南各省領袖宣言維護，桂系政學系處處妨礙軍政府職權，試圖與北方議和。其後，孫中山先生正率師北伐之際，陳炯明又叛變，使南方政府受一次挫折。當孫中山由粵到滬時，發佈護法總統宣言，曾說：「六年以來，國內戰爭，為護法與非法之爭。文不忍難維新造之民國，舉於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奮鬥不息。中間變故迭起，護法事業，蹉跎數載，未有成就，而民國政府，遂以虛懸。」民國以來，封建軍閥毀法阻憲，實為政治進步一大障礙，正因為如此，更鍛鍊了中山先生革命的精神，更堅定了他實行革命政策的決心。

憲法不成立，憲政無從實現，全國變成分散混亂局面，政治失去重心，此種情形若繼續空於共和幌子下的人民。民國九年春，各階級知識份子轉向另一個方向要求實現憲政。那就是所謂聯省自治運動發展起來了。鼓吹仿效聯邦制度的思想時常流露於各種報章刊物上。他們認為中央政府憲法草案可先由聯省自治會議定較易。中國面積大、人口多，易生爭亂，聯邦制不至妨害統一與侵犯中央權力。這理論給一部軍閥利用去了，湖南省首先通電贊同，主張予各省以自由制憲權，民國十一年湖南省政府宣言自治，着手制憲，法中明規「湖南為中華民權之自治省」及「省自治權屬於省民全體」等語，省長由省議會選出四人交全省公民總投票決選，不過兩三年內實行省憲的結果，實際對湖南政治並未發生良好影響，實施憲政的困難與否，其癥結不在範圍大小。其後浙江廣東等省繼起制憲，東三省也有所謂聯合保安規約，不過自治運動本質，多是不願受當時北京政府節制以遂各霸一方的野心，當然無成就可言。人民與政治還是隔離很遠。

當時政治環境中已經有一支新的力量顯露，就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在這個時期，它同情於國民黨當時進步的民主主義運動，而採取合作態度，它認為真正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永遠建設不成功的。它指出軍閥藉聯省自治名義實行割據，同時另一派軍閥假統一各義壓迫南方的民主革命，兩派所假名義固不同，而各想延長武人政治的命運，則是一樣的。十年來一切政權已落各省武人之手，再主張分權，只有省稱爲國，督軍稱爲王了。於憲政是殘害而非培植。所以號召中國人民應當反對割據式的聯省自治和一大一統的武力統一，首先推翻一切軍閥，由人民統一中國，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無不熱烈響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

共產黨內部，在它成立的最初幾年，對於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理論，例如由布爾迪加所宣傳的那種意大利式的托洛茨基主義，所進行的鬭爭也很不夠。後來經過了極大的困難，意大利共產黨才算在格拉姆齊（Gramsci）與愛爾柯里（Ercoli）的領導之下，排斥了這些反列寧主義的觀點，攆走了像布爾迪加之流的宣傳這些觀點的人。布爾迪加之流後來墮落成爲公開的反動份子，做了法西斯蒂的密探。

對於意大利共產黨在反法法西斯的鬥爭中所發生的一切基本的與重要的問題，「聯共黨史」不但對於共產黨員而且對於一切反法西斯主義者都有非常的重要性。

這本值得我們推頌的著作，顯然含有斯大林的明晰清楚與有力的風格，它將使意大利共產黨員能夠清除布爾迪加主義的殘餘，以及其他的反動思想在對於一切自相矛盾的法西斯主義欺騙宣傳給予明確有力的答覆。它將使他們了解那作爲馬克思主義主要特點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克服那把馬克思主義研究從列寧主義研究分開來的錯誤。

在外勞斯大林的充實的黨所應解決的各種主要問題與意大利工人階級和它共產黨的先鋒隊在反對法西斯獨裁的鬥爭中所碰到的各種問題之間，有着特別類似的地位，這假類似性使這本著作對於一切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戰士特別有價值。這一切說明了這本書之所以能够在意大利反法西斯主義者（在意大利國內以及在國外）之間廣爲行銷。

因爲這本書在意大利是秘密發行的，所以關於這方面我們不能舉出具體的數字來。不過我們必須講到這一個事實，就是在意大利出版發行以前，意大利各地的許多共產黨員與別的反法西斯主義者，

軍閥們是不會同情於憲政的，民國十一年直系軍閥曹錕與吳佩孚也喊出「恢復法統」口號，藉這個幌子把總統徐世昌逼下野，於是一般舊國會議員乘機恢復舊國會，在軍閥割裂又從事於制憲事業，然而制憲未成，政變常生，因政治上利害感覺互相牽制，六年議員八年議員之爭持以及辭職取消新補等議員資格問題，都無法兩全。因此一時上海，一時北京，終於不足法定人數。自身已成不治之症，縱使湊補成數，以一個不負責任的大總統和大多數失節敗行的國會議員，如何能創造民主憲法與民主政治呢？

在曹錕賄選的時候，國會議員竟以每票五千元代價，買身作豬仔，並且七天內「完成」了一部憲法，造成民國憲政運動史上，難於洗雪的恥一頁。

十三年北京政變，段祺瑞組織執政政府，主張召集善後會議，會員三分之一以上為臨時執政所指派，當時共產黨揭露段氏陰謀在團結院系軍閥，以對付別的軍閥，要求在善後會議中有最大多數之國民代表；國民黨也要求應有各民衆團體代表參加，這些要求，當然不會被段氏所接受的。善後會議只通過了虛偽的國民代表會議條例。因種種不合理的限制，人民不相信能從此會議中產生近代憲法，條例終於變成了一張廢紙，會議根本沒有成立。至於御用的國憲起草委員會所通過的所謂憲草案，依然是廢紙而已。

民主運動不能成功，不單國內受軍閥壓迫，同樣還有外國帝國主義的殘酷待遇，失去一切起碼的民主權利，一九二五年上海的工人提出要求撤退各國在滬軍警，承認工會，優待工人，確保華人在租界的言論集會出版自由等。爲了此種正當要求，工

人階級在沒有國家力量保護的情形下用自己的血和肉向帝國主義作了英勇的光榮的鬥爭。那歷史上有名的五卅運動，香港罷工，接踵而起，奠定了二五——一九二七大革命的主要基礎。可是大革命因革命陣線的半途破裂而失敗，封建勢力仍未能徹底剷除，依然連年擾攘不安，訓政時期中心工作中沒有完成，十幾年來始終是一黨專政局面。十七年國民政府重要宣言中所說「全國大多數省分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則國家當以政權，還諸國民，使之制定憲法，組織民選之政府，是爲憲政之完成。」至今未能實現。究竟什麼原因呢？立法院長孫科於二十二年元旦發表的「實行憲政意義與國民應有之常識」一文中指出說：「吾黨（國民黨，下同）柄政數年，國人所期望于吾黨同志不可謂不殷。而吾黨同志朝夕致力於興革事業者也不可謂不動。然而其功效，計其時日，則不徒國人噴有煩言，多致不滿，即吾黨同志清夜捫思，反躬自問，又何嘗不惶惶然愧汗無極耶！求其故，以爲無他，要在缺乏團結之誠心而已耳。試以數年來之政治情形觀之，其所以糾紛層出不窮者，莫不由於吾黨同志間之互相猜忌，以致小之則領袖各存歧志，而系派之鬥爭繼之而起，大之則因權利衝突，演成政潮起伏，而戰禍乃卒不能不因而綿延。於是主義無由實施，建設無由推進，而人民疾苦則有增無已。」這情形直到抗戰以前還存在着。

十幾年來，在野政黨和全國人民，不斷要求結束訓政實行憲政，政府也曾公佈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二十年）憲法草案（二十五年），和國民大會組織法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等。但在這裏，尙有一些問題值得討論的。

抗戰以來，全國上下對憲政之需要愈益迫切，

在無線電中聽見了講到這本書以及從這本書摘出來的節要以後，就開始預定這本書，雖然他們這樣做冒了極大的危險。還有值得注意的，許多意大利的學生與知識份子，他們並不是反法西斯主義者，却也想盡辦法弄到這本書，還表示他們對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嫌惡，表示他們渴求真理與自由。

這本書在法國意大利僑民之間推銷的程度可以確切地知道，因爲在法國是可以公開買賣的。意大利文的第一版四千本在不幾個星期之內就賣完了。那担任發行的「社會文化出版公司」不得不對那些預定者發出一個通告，告訴他們必須等待第二版的出版。從沒有別的硬性讀物能够在出版的幾個星期以內在法國意大利僑民之間賣到「聯共黨史」所銷去的四分之一的。

但是這個成功還不能認爲滿意。有計劃的推銷工作還沒有做起來，而這是必須做的。推銷這本書的目的必須是誘導反法西斯的工人羣衆有系統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主要著作，從「共產黨宣言」起到列寧斯大林林林的主要著作，特別是斯大林的著作「列寧主義問題」，俾得克服意大利工人階級的傳統的理論薄弱。

在法國意大利僑民大批聚居的地方，舉行了許多次革命鬥士的會議以組織這本書的發行與研究。已經舉辦了好幾百個的晚上研究班，俾用集體的研

究來補個人研讀之不足，並且使工人們可以用討論來從這本書的每一章裏得出有助於意大利勞苦羣衆前當鬥爭的實際教訓來。

（譯自世界新聞與輿論）



蓋不如此不足以團結全民族力量，以設法日本帝國主義，不單如此，連漢奸汪精衛等也企圖利用憲政來誘惑人民，打起民主政治旗幟，在偽國民黨六中全會中說：「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以完成民權主義之階段。」汪這以「實施憲政，所以解人民之束縛」來欺騙國民，我們必需實行真正憲政，來打倒虛偽的掛民主招牌的賣國賊。

共產黨很早就說明民主改革的必要，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澤東同志報告中指出：「……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全國必需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而使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放在國民大會與憲法之民主的完成上。」這一貫的堅持的正確主張，為全國人民所一致擁護。

趨向民主的政治增加抗戰力量，而抗戰本身也是推動政治走上民主道路的巨大力量。兩年多的事實已證明了這點。雖然民主政治的前途還存在着一些微薄阻力，如四次參政會開會時還有說中國人民不需要憲政，人民知識程度不上實行憲政，或者說現在抗戰軍事時期根本談不到施行憲政等等似通非通的意見，但畢竟絕大多數人民意向是不同的，今年四次參政終於通過了請政府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案。其辦法為：（甲）治本辦法：一、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二、由議長指定參政員若干，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乙）治標辦法：一、請政府明令宣佈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為應戰時需要

，政府機構應加充實並改進，藉以集中全國各方人才，從事抗戰建國工作，爭取最後勝利。此議案之獲一致通過并非偶然的。目前各階層各團體正以最大熱誠討論什麼樣的憲法是我們需要的？如何用力協助政府來促進憲政之早日實現。政府果能順從絕大多數人民意見，付諸實施，則不單中國政治將展開新的光明，對抗日戰爭也將有決定之意義。

在極簡單把過去憲政的抑揚作了一個回顧之後，我們應該記取歷史的教訓，作為今後實踐的參考：

（一）民國成立，軍閥政治和腐敗勢力的存在是內憂外患的源泉，也是政治不能進步人民永受痛苦的原因，沒有民主政治來代替不良政治組織，則這樣狀況也無法消滅。民元後一部份民主派，不管在何種勢力下，以為只要選一個民主派的人物做總統或是選幾個民主派人物組織內閣就算民主政治實現了，但事實却給與以否定，一些所謂民主黨不是受強力壓制便失去了政黨節操，歸於覆敗。

（二）無原則的妥協是危險傾向，民元與袁安協，護法軍的大權旁落於非革命的民主派手裏，這種例子舉不勝舉，每次向封建的舊勢力妥協則每次失敗。現在我們準備實行憲政，固需團結全國人民以抗日，但對漢奸妥協投降份子絕無容留於內部餘地，不然的話抗戰與憲政會同歸於失敗。

（三）民國以來的所謂約法憲法不算不多，有的只有形式沒有內容，有的只公佈而不實行，有的則根本變成鞏固私人權位的工具，（如袁世凱的臨時新約法，曹錕的附選憲法等）不顧人民需要，不顧

實質，欺騙人民的國家大法無益於民衆，特別重要的是切實執行的問題。

（四）過去軍閥官僚們也常以人民知識程度不够作為不能實施憲政的理由，於是盡量拖延，拖延的結果，倒真使人民政治文化水準永難進步，這是愚民政策。只有給人民以民主權利，在實行憲政中真正訓練人民，那才有進步。今後決不能再蹈過去因為果的覆轍。至於說人民不需要，不關心憲政，那更非事實。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有歷年的民主革命運動呢？

（五）起草憲法要號召全國人民熱烈參加討論，發表意見，這樣產生的憲法才能使人民覺得需要而發生作用。過去閉門造車的憲法不算少，但人民却不屑一顧，終成了廢紙。

（六）所有過去一切約法憲法，並不能原樣搬來應用，每一個不同的時代環境決定憲法內容，過去的約法憲法多數是站在資本階級立場上起草的。目前是全國民衆參加抗戰的時代，不是任何一階級一政黨所能單獨負此巨任，憲法精神也不應以任何階級私利做出發點，而應該注意全體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消除對立增強團結的必要條件。

（七）過去軍閥政府只顧自己私人權利，視憲法為對人民的施惠，以致使人民不得不把血和肉的代價去爭取。在憲政問題上政府和人民始終站在互相對立地位，其實人權得不到應有保障，人民得不到應有自由，現代社會中不可缺的最低限度生存權利也不付予，則共和幸福國家無由建立，禍亂因素亦就永難消除了。

# 俄國的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 (下)

——「蘇聯史簡明教程」第十章——

戈·謝斯他科夫教授主編  
寶權譯

## 四八。 十二月的武裝起義。

莫斯科工人的武裝起義。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七日，在莫斯科開始了總罷工，它迅速地就轉變為武裝起義。在布爾塞維克所預先指定的時間內，工廠、製造廠和鐵路都停工了，電流也切斷了。報紙停止出版了。工人們武裝起來，武裝自衛隊也成長起來。警察和軍隊驅散工人們的集會，向自衛隊所集合的房子開槍射擊。工人們在布朗特雅街，特威爾斯卡雅街（現名高爾基街），各火車站和古雄工廠（現名「鐵刀與鐵錘工廠」），開始建築障礙物。不久莫斯科的許多街道，都堆滿了木板、電車、桶子、箱子和路燈所築成的障礙物。這一切東西都堆集在街中間，用電線和電車的天線捆紮起來。沙皇的騎兵和警察的馬隊，不能穿過這些障礙物。有許多障礙物旁，武裝着來福槍的工人武裝自衛隊，就向軍隊射擊。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有好幾天繼續着不斷的射擊。其他各地的武裝自衛隊，都趕來援助莫斯科。英勇的布爾塞維克弗隆哉（N. V. Frolin）和他的武裝自衛隊，則從伊凡諾伏、伏斯尼辛斯克開來。

農民們運麵包、洋山芋到莫斯科來給工人們，有時候他們也站到障礙物旁的戰士們的隊伍中間。鬥爭的中心是普列斯尼（莫斯科的工人區）。領導了衛隊的是布爾塞維克。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布列斯尼支持了反對沙皇軍隊的鬥爭共十天之久。這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堡壘，在當地，政權是屬於起義的工人們。布列斯尼的工人們英勇地保衛自己的區域。他們的妻子也幫助他們。她們爲受傷的人綁紮傷口和給他們飲食。特別英勇的就是青年人。他們出去偵察，幫助建築障礙物及埋伏所，並和軍隊作戰。

在卡桑欽道的工人們，和沙皇的軍隊頑強的鬥爭着。爲了反對莫斯科起義的人民，軍隊是不夠的。沙皇就派了兩團兵到莫斯科來。只有在大砲和機關槍幫助之下，他們方擊破了起義的工人。鄂巴索

大將軍粉碎了莫斯科。十二月十八日，武裝自衛隊就放棄了障礙物，把武器藏在秘密的地方。在莫斯科一共殺死了一千多人。在城市裏，一連好幾天煙燒着由大砲彈所引起的大火。在街道上，亂橫着工人、婦女和孩子們的屍首。很多的革命戰士，爲沙皇的軍隊所槍斃和處了絞刑。

沙皇的劍子手，就這樣鎮壓了起義的莫斯科城。

當武裝起義的時候，列寧正在彼得堡。布爾塞維克的中央委員會採取了一切的手段，想鼓動彼得堡的工人起義。但是以托洛茨基爲首的孟塞維孟，佔了彼得堡的蘇維埃的大多數，他們出來反對援助莫斯科的武裝起義。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破壞了工人的革命。他們擁護和沙皇政府談判鎮壓革命的資產階級。十一月間在彼得堡所開始的罷工結束了，並沒有引起武裝起義。

農民與地主的鬥爭。

當革命的時候，在工人運動的影響和布爾塞維克黨的號召之下，差不多全俄國的農民都起來反對他們的壓迫者——地主。俄國所有的省份，都爲農民運動所波及。在三年的革命鬥爭之中，有過七千多次的農民革命起事。農民們奪取了地主和教堂的土地，砍了地主和教堂的森林，到處都進攻地主的莊園和把它們燒掉。僅在沙拉托夫一省：一九〇五年的秋天和冬天，農民們就毀壞了三百多處地主的產業。農民們趕走了警察、鄉長和村長，並建立起他們所選舉的政權來。最先進的農民，組織了農民聯合會。布爾塞維克幫助了他們的這一工作。沙皇及地主遣派了腐爛的部隊，鎮壓了農民的起義。

俄國被壓迫民族的武裝起義。

在高加索，工人和農民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之下，勇敢地和沙皇軍隊作戰。喬治亞全境，都漫延着起義。大批的沙皇軍隊遣派到喬治亞來。喬治亞的工人及農民，和他們交戰過多次。

一九〇五年的十一月，喬治亞很多的城市和村鎮，都像木材一樣，爲沙皇軍隊縱火所焚燬了。

在烏克蘭，武裝起義的最初爆發，還是遠在十月總罷工的時候就開始了。一七〇五年十二月間最大規模的罷工，發生於頓巴斯；高爾洛夫卡和龍岡斯克（現名伏羅希洛夫格勒）。工廠的工人及礦工，和沙皇軍隊打了好幾天。當時的工匠克里姆·伏羅希洛夫（Klim Voroshilov），領導了龍岡斯克的工人。

在芬蘭，工人們創立了自己武裝的赤衛軍。赤衛軍解除了沙皇警察的武裝。憲兵，警察和俄國的官吏都丟下了他們在芬蘭的職位和逃回俄國去。

芬蘭人民選舉了自己的政府，為工人政權加強的情形所驚嚇了的芬蘭資產階級，就和沙皇妥協並出賣了工人，不久工人運動就被殘酷地鎮壓了。赤衛軍被消滅了，政府被驅散了。

各地的被壓迫的民族，都為了反對所憎恨的沙皇政府而起來鬥爭。但是這些民族的資產階級，也正像俄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和沙皇政權結成聯盟來與革命作鬥爭。

這一次工人和農民不得不退却了。沙皇，地主和資產階級比他們更強。俄國各民族的工人和農民在革命中所流的血，團結了勞動者，並把他們結合在一個從事新的鬥爭的密切的偉大的同盟中。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全世界上引起了反響。這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之後的無產階級最有力量鬥爭。

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之下，在西歐也開始了羣衆的罷工運動。在土耳其，勞動者推倒了自己的蘇丹，在波斯，勞動者推倒了自己的王，在中國，勞動者就推倒了自己的皇帝。在中國並建立起一個共和國來。

### 四九。革命的失敗

對於革命活動的鎮壓。

不管沙皇政府對於起義的人民的血的鎮壓，革命還是繼續着。在一九〇六年，繼續發生工人的罷工，農民、兵士和海軍兵士的起事。其中最著名的，就一九〇六年七八月間，在克羅斯坦和斯維德爾格，發生了海軍兵士的起義。幾千個海軍兵士從事起義，毆打長官，在個別的鞏固的堡壘裏，建立起他們自己的政權來。但是海軍兵士組織得不好，以致沙皇的軍官能鎮壓了起義。政府逮捕了四千多個海軍兵士。

沙皇的總長斯托里賓，頒佈了一個毫不寬仁地消滅革命家的法律。自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根據這個法律，被死了二千多人，有二萬五千人被放逐去做苦役和關在監獄中。上萬的革命家，不經過審判就被槍決和磨難死。他們用了一切的刑法來對待被捕的革命家；在壁間拷打他們，把針刺進他們的手指，用烙鐵來燙，和餓死他們。斯托里賓特別虐待布爾塞維克。成幾千的獄身於工人事業的革命家，都在絞刑架上和徒刑中而毀滅了。

有很多布爾塞維克的黨組織被粉碎，工人代表蘇維埃被消滅，職工聯合會和所有農民的組織都被封閉。

在同一類的鎮壓革命運動的形式之下，尼古拉二世在一九〇六年召集了國會。按照國會的選舉法，很少的地主和資本家，比幾千百萬的工人和農民，有權選派更多的代表參加國會。婦女們被剝奪選舉權。這就是沙皇的憲法。

但是不久，沙皇也破壞了這個憲法。沙皇所召集的第一屆和第二屆國會，都被他自己解散了，因為這兩屆國會並不是時常都聽從沙皇和他們大臣們的。沙皇特別不喜歡第二屆國會。有很多農民和工人的代表被選舉參加這一次國會。社會民主黨有六十五個代表。工人和農民在他們自己在國會中的演說中，揭破了沙皇政府，以及它的詭計和對於人民的欺騙。沙皇命令解散了國會。

沙皇官吏製定了一個新的國會選舉法。工人和農民的權利是更加減少了。西伯利亞和中央亞細亞各民族參加國會選舉之權，全被剝奪，高加索和波蘭各民族的權利也被減削。

當一九〇七年秋天召集第三屆國會時，在彼得堡舉行國會會議的他夫里達官裏，代表席差不多全坐滿，地主、官農、工廠主、神父、將軍、以及穿着各式鍍金線的服裝的沙皇顯貴。

僅有很少的議席裏，坐着工人、農民和俄國各被壓迫民族的代表。國會並沒有改變舊有的社會秩序。還像從前一樣，以沙皇為首的貴族，統治着俄國和掠奪它。

第三屆國會通過了總長斯托里賓關於土地的法令。地主所有的土地，還是屬於地主自己的。農民們則應該滿意於他們所領有的那一塊土地，但須遵守新的條件。從前，大部份的農民擁有共同的土地，由於時日的推演，他們

把這些公社的土地，按工作者家庭中的人數而分開來了。斯托里實的法律，取消了土地公社所有制。每個農民可以取自己的份地為私有土地，脫離公社和成為自己的土地的主人。這些脫離了公社的農民，稱為獨家農民。

貧窮的農民，沒有牲畜、財產，和繳納租稅的錢，就把他們自己的分地賣給富農——富有的農民。沙皇政府促成了這一件事。它想把富農造成許多擁護沙皇政權的地主。

一百多萬的農民完全喪失了土地和破產了。

政府把心懷不滿之意的農民，移殖到俄國邊疆的各民族的土地上去。當地的居民，都被用武力從他們的故土趕到沙漠和山裏去。

革命後的國家經濟。

外國的資本家，同樣地也幫助了沙皇政府鎮壓革命。他們還在革命以前，就在俄國購買了一些有鐵礦、煤油礦，和煤炭礦的土地，並且建築起自己工廠和製造廠。法國和英國的銀行家，借給沙皇政府很多錢，這些錢是用於建築鐵道，訓練軍隊，和維持沙皇的官員。俄國的革命威脅外國資本家，使他們損失許多資本和在俄國所得到的龐大的收入。

還在俄國革命之前，資本家就聯合起來，以提高商品的物價和更迅速的處置工人。資本家們這些聯合稱為托拉斯和新迪加。在革命已後，資產階級的托拉斯和新迪加是愈加多了。

俄國的工業在停頓了幾年之後，從一九一〇年又活躍起來了：煤、五金和煤油的產量增長了，糖和紡織品的出產增加了，糧食的出口也有力地增加了。

在這時候，俄國在經濟上雖然有進步，但和西歐相比，它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並且依賴着外國的資本家。俄國當時不能生產機器和車床，還要資本家從外國輸入，當時也沒有化學工業。俄國還不知道人造肥料的生產。在武裝的生產上，俄國同樣地是落後於其他的各資本主義國家。

這樣看來，俄國的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失敗的原因，是更為充足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工人和農民聯盟。雖然農民已經感覺到，沒有和工人的聯盟是沒有可能勝利地與地主作鬥爭的，但他們却還沒有完全了解，就是不推翻沙皇制度就不能戰勝地主。農民們還是相信「沙皇小父親」的謬說。因此，農民們不願意和工人結成聯盟來推翻沙皇制度，而穿上了軍服

的農民的子弟，幫助了沙皇鎮壓工人的罷工與起義。農民對於革命的社會革命黨的信仰，遠大於對於布爾塞維克的革命者的信仰。

工人也有許多缺點。當然，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先進的力量，但他們還不統一和團結，這也正如他們的黨——社會民主黨一樣，分裂為兩個集團：孟塞維克和布爾塞維克。前者是妥協的，不願實行徹底的革命。後者就是布爾塞維克，他們是徹底的革命的信徒，號召工人們去推翻沙皇制度。因為工人們參加革命時不是永遠團結的，並且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性成為革命的真正領袖（領導人）。

沙皇政府急速地和日本簽訂和約，同樣地也幫助了沙皇鎮壓革命。當戰爭還在進行着和沙皇軍隊遭遇失敗時，沙皇是軟弱了，不得不向工人的進攻退却。在簽訂了和約之後，情形改變了，沙皇有了可能聚集力量來與革命作鬥爭。

五〇。第一次革命的高漲

列寧出國。斯大林在俄國的秘密工作。

雖然無數的人被捕和處死刑，布爾塞維克黨還是繼續着革命鬥爭。他們印刷傳單，報紙和小冊子。布爾塞維克黨利用國會的選舉集會及國會的會議，公開地表示出自己的革命的要求，和人民羣衆對於現存制度的憎恨。

所有沙皇的警察都被動員了，逮捕難捕捉到的列寧。由於黨的要求，列寧先到了芬蘭，再出國到瑞士。從當地繼續領導着工人們的鬥爭。

列寧的職友和助手斯大林同志，還留在俄國。他的沸騰的熱力，鼓勵了布爾塞維克從事困難和頑強的工作。一九〇八年，斯大林重新被捕和放逐到西伯利亞的一個省份裏去。但是監獄和放逐，並不能粉碎斯大林的意志，在翌年，斯大林從西伯利亞逃出，回到了巴庫。這樣過了一年。斯大林又被逮捕和放逐。他又逃走了。不久之後，沙皇的偵探追蹤上了他，沙皇政府就把他斯大林放逐到無人煙的拉里姆斯基邊疆去。但是剛毅的革命家並沒有屈服。在一九一二年的夏天，他秘密地回到了彼得堡。

列寧在俄國，而斯大林則在俄國，他們秘密地繼續着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偉大事業，並準備為工人事業而流盡他們的每一滴血。英雄的布爾塞維克幫助工人階級經過了這個革命失敗的困難時期，重新

起來從事革命鬥爭。

林納地方槍殺工人的慘案。

在遙遠的西伯利亞的大森林裏，在林納河旁，是英國資本家的金礦。在這些礦山裏的工人們的生活，和囚犯的生活很少有區別。英國資本家，每年從這些金礦裏得到七百萬盧布的利潤。

一九一二年春天的春天，林納金礦的工人罷工了。

由於英國人的請求，沙皇政府就派遣了一隊在憲兵軍官領導之下的軍隊到礦山裏去。他們立刻逮捕了所有的工人的領導者和在他們之間的被放逐的布爾塞維克。工人們要求釋放被捕的人。他們到辦公室去。他們幾個人排成一隊地沿着狹長的小路前進。忽然間就響響了。在憲兵軍官的命令之下，兵士們沿着路排列起來。命令發出了——開槍！

射擊雷鳴似地響起來。兵士們不斷地向工人們開槍射擊。在白雪和血跡上，躺了二百五十個被殺死了的和二百七十個受了傷的工人。

林納河上槍殺慘案的消息，立即傳遍了俄國各地。千百萬的工人丟下了工作，走上大街去遊行抗議反對新的屠殺。

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在俄國有五十萬工人罷工。在鄉村裏，農民又重新拿起斧頭，鋤刀和叉，破壞地主的莊園。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一共發生了一萬三千次革命的農民起事。

俄國的人民起來從事新的鬥爭，並迎接新的革命。

布爾塞維克——獨立的俄羅斯社會民主黨

一九一二年，在國外捷克的布拉加城，俄國布爾塞維克委員會的代表舉行會議。這次會議決定了從黨裏驅逐出所有的孟塞維克，及所有的不堅決和動搖的份子。

當時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戰鬥的列寧的布爾塞維克政黨。它領導工人階級及農民，爲了推翻沙皇政權及建立工農政權，爲了制定八小時工作制及無代價地將所有的土地交與農民使用而從事新的革命。

布爾塞維克鞏固了自己在俄國秘密的黨的組織，職工聯合會，工人俱樂部

部，以及其他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下的公開的工人組織。

在彼得堡開始出版布爾塞維克的報紙「明星報」，繼而就出版「真理報」。布爾塞維克的「真理報」，是用簡單的而爲工人們所瞭解的語言寫成的，它幫助工人們把握住布爾塞維克黨的學說。警察不斷地追害這個報紙，禁止它發賣，把它的編輯關進監獄中去。列寧從外國爲「真理報」寫文章並領導它。在「真理報」中工作的，則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及其他等人。

在這個時候，黨成長了許多堅強而勇敢的革命者——布爾塞維克。其中有斯威爾德洛夫（Sverdlov）。他從十七歲就開始革命鬥爭。在監獄裏關過好多年，被放逐過，從以逐地點逃過好幾次，最後他到了彼得堡，並大膽地與沙皇制度作鬥爭。基洛夫（Kirov）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就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並從來沒有一分鐘停息過。只有監獄和放逐曾間斷了這位光榮的革命家的一個時期的工作。弗隆哉，奧爾宗尼凱哉（Ordonikidze），庫畢謝夫（Kuznetsov），德澤爾斯基（Dzerzhinsky），——他們都是爲工人事業而鬥爭的黨的勇敢的戰士。加里寧，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斯他索娃（Stasova），克魯普斯卡亞及其他很多人，他們都毫不疲倦的在黨中工作。這是黨的鐵的衛軍，是列寧和斯大林的不屈不撓的和堅毅的學生及戰友。

列寧從他所寓居的巴黎來到了奧國，更靠近俄國邊境，以便領導俄國的布爾塞維克的工作。

這時候在俄國，罷工接二連三地爆發起來。在巴庫（斯大林在當地建立了一個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組織），煤油工業中的工人們宣佈總罷工。工人們鬥爭了將近一個月，但有力地還是工廠主的一方面。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彼得堡的工人又重新停止了工廠和製造廠的工作。他們拿着紅旗子走到街上去。工人們在障礙物裏，以抵抗來回警察隊和警察的進攻。

但是革命的高漲，爲當時爆發的世界大戰所阻止住了。在這一次戰爭中，沙皇政府又想重新找尋一條避免革命的出路。



# 為什麼民主政治是自力更生的 的主要內容？

編者先生：

自國民參政會第四次會議通過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之後，全國熱心於民族解放的人士，都從事於憲政運動之推動。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先生在其對中央社等各位記者的談話中，更明白的指出相持階段的總任務是準備反攻，而在大後方的具體任務，則積極為改革政治。他指出：

「改革國內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敵人在這個階段主要的是政治進攻，我們就一定要加強政治抵抗。這就是說，民主政治問題，應當快點解決，才能加強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準備軍事力量。中國抗戰，主要的以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更生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政治。」

我對於毛先生的意見是十分贊成的，但是我有一點，尚不能徹底理解的地方。這就是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何以是民主政治？這個問題，我只有些皮毛的見解，遇到有人問我或同我爭論的時候，總說不出其所以然，因此寫信請先生替我解釋一下。願此敬致

何梅先生：

你所提出的問題，是很切要的，我們很高興同你討論。現在先從自力更生說起吧。

我們曉得，中國的抗戰是正義的戰爭，是進步的戰爭，而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國家，因此，我們是具有「自力」的。在這些自力中，主要的力量，當然是人力。毛澤東同志說得好：「我們認為中國武器誠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力增強的，戰爭勝負主要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物。」

我國的人口，有四萬萬五千萬人（極少數的漢奸當然在外）。敵人佔的是點和線，就是直接在

何梅上

，偽鐵蹄之下的民衆，亦仍然是我中華民族的國民。敵是抗戰的潛勢力。從質的方面來說，全國無論那一個階層，都是受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痛苦，在這裏，雖則有小數的人們因抗戰困難之增加而動搖，（漢奸汪精衛派就是他們的露面的代表）但是大多數的民衆是跟着抗戰之開展而更加積極起來的。這種全民的抗戰，就是「中國具有很大的潛勢力」之所在。

但是這些潛勢力，直到現在，尚未盡量發揮出來。換句話說，我們有自力更生的力存在，這些力的存在，造成了自力更生之可能，但是尚未盡量發揮和認真依靠民衆。如果要把握自力更生的可能性

，變為現實的東西，把這種潛勢力盡量發揚起來，那只有發動民衆，使民衆與政府打成一片，讓民衆發揮其巨大的力量，以貢獻於抗戰。而欲做到這一點，除了實行民主政治之外，是無有其他方法，毛澤東同志在論新階段一書中指出：

「民主政治是發動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的推機。有了這種制度，全國人民的抗日積極性將會不可計量地發動起來，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深厚淵源。我全民族澈底地統一團結的偉大過程之完成，也只有依靠民主制度之建立。民主政治是發揚民衆力量的關鍵，關於這一點，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宣言中亦指出：

「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之增進，相為因果。」

所謂民權，其最高的頂點，就是民主政治。這是中山先生任在民權主義中歷歷向我們指示的。

總括起來說，民主政治就是發揮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的推機，就是中國所有的潛勢力變成爲現實之力的關鍵，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其所以是民主政治，理由就是在此。

現在各方面熱心於民族解放事業的人士，正在努力於憲政運動之開展，正在努力於使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的決議能見諸實現。如果政府能接受各方的意見，給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保障，使憲政運動獲得了先決條件，那末中國的政治，一定會逐漸走上民主政治上的道路去的。望先生在這方面，亦應盡可能的參加。此覆

編者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字第一一五一號